

牺牲带

(小说连载 41)

□ 白占全

九凤山(中)

陆野、杨思源说完，立即召集战士们扛上麦子、玉米、谷子，分头轮流到石磨碾子去碾米磨面，到天亮结束。匆匆吃了早饭，带着钱粮铺盖，向九凤山白马仙洞外坡洞阳观出发。到达洞阳观时天已擦黑，山里的气候凉快，吃过饭，战士们累了一天，一躺下就呼呼入睡。

陆野不放心西宋庄根据地群众。隔天，在洞沟村买了一头毛驴，乔装打扮，身穿夏布衫白色裤子，头戴博士帽，一副深色墨镜遮住了半张脸。陆野骑着毛驴，大摇大摆，一路从中阳走来，进入孝义温泉一带，声称是省里派来的委员，专程视察土匪扰民情况。沿途军警，听说是省里来的大员，一村一站，均小心翼翼派人护送。赵营在西宋庄没有找到红军，气急之下，抓人、杀人、抢东西，刚到西宋庄，就抓住了村农会主席武青控，吊到树上逼问游击队的下落。武青控被麻绳打得遍体鳞伤，始终未说游击队去向。敌人从武青控嘴里套不出一点有用信息，残忍地开枪打死了他。赵营找不到游击队，只得追到原驻地辛庄。

陆野被温泉留守的赵营士兵送到西宋庄时，孝义警察局局长武有年还带着四五十个警察在西宋庄抓人拷打。陆野看到被砸烂的列宁小学牌子，料到阿英老师已出了事。陆野一见武有年质问：“赵营攻打围剿红军，你们警察局负责抓捕共党，你们进占了共党根据地，抓了几个共党？”

武有年点头哈腰说：“赵营在西宋庄枪毙了村农会主席、共党分子武青控，我们逮住了共党分子王阿英。”

“共党分子王阿英关在哪儿？”

“就关在小学堂里。”

“带我去见识一下这个女共党。”

“这个女共党很顽固，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，其他的甚也不说。不见也罢！”

“还是见见吧，我就不信他还吃铁咬钢？”

“不见也无妨。”

武有年说罢，引着陆野到小学，让看守警察打开门锁，带着陆野进入教室，阿英正坐在门口课桌前看书，听见门响，猛然抬头，看见乔装打扮的陆野，几乎要喊出声，陆野用眼角示意她，阿英赶忙用手掩住口。陆野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一个乡村教师，不好好教书，加入共党意欲如何？”

阿英头一摆说：“这是我的信仰，任何人干涉不了。”

陆野说：“共党是要杀头的。”

阿英说：“入党时就做好了死的准备。”

陆野对武有年说：“你说得没错，这又是一个顽固分子，一定得严加看管。走。”

烈日炎炎，大地被烤得滚烫。陆野从小学堂出来，刚入村道，头上就冒出了汗水，说：

“这鬼天气，真能晒死人。我不能再走啦，看来得在西宋庄歇脚。”

武有年说：“歇着吧。如不嫌弃，就住在我家。我家钱粮虽被游击队抢走，庆幸的是室内实施没被破坏，开开门就可以住。我住正西窗，留了一个班的警察住在西面侧窗，两个警察轮流看守女共党。你若肯住，就住当中窗，挨我的那个家，既方便又安全，您说呢？”

陆野思谋着黑夜如何救出阿英，武有年这么一说，就痛快地说：“那好吧，就住你家院子。”阿英就关在武有年院子里，陆野经常抽时间去学校给学生和农会干部讲课，摸黑也能找到院子里的每一间房屋，所以他故意说：“武局长，去你家休息，你给咱前边领路。”

武有年说：“好，我们回头，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学堂就是我家院子。”

陆野说：“好地方。院子大，窑洞宽敞。”

陆野说着，随武有年回了院子，武有年带着陆野进了当中窗，陆野顿觉凉爽。武有年说：“这是我爹娘住的窑洞，昨天，我安排人打扫了室内，铺盖全部换成了新的，你就放心地休息吧！长官，我们晌午吃点甚？”

陆野说：“这么热的天气，吃碗面就可以了，主要以休息为主。”

武有年说：“那您先休息，我过去啦，一会面好了给您端过来。”武有年说罢，转身出去。

吃过午饭，陆野睡了一大觉，晚间吃了两大碗抿尖咸饭，两次到院子里观察看守警察活动情况。他早早地吹灭灯树上的煤油灯，静静地等待着武有年和看守警察入睡。待到夜深人静，武有年和看守警察发出了均匀的呼噜声，陆野轻轻推开当中窗的门，探身出去观望，看见两个看守抱着枪，斜倚在门两侧，闭着眼睛，陆野轻手轻脚走到学堂门口，掏出手枪，猛击看守脑袋，两个看守一声未吭，晕了过去。陆野从一个看守身上掏出钥匙，打开门，把两个看守拉进室内。陆野走到窑掌，轻轻撞醒趴在桌子上昏睡的阿英，拉着阿英出了学堂，慢慢溜墙根出了院子。二人快步离开西宋庄，摸黑向九凤山白马仙洞走去。

赵营在西宋庄、辛庄一带一无所获，打听到游击队向九凤山一带移动的消息后，一路尾随而去。陆野带着阿英走到柳沟时天已大亮，从村里走过时，听见担水的两人拉话，得知有支队伍昨晚在柳沟宿营，天刚亮就向柏窑山方向行进。陆野料知这是尾追红军的部队，不敢久停，在村里喝了碗水，立马出发，从柏窑山东侧穿越青山岭，到李家沟，往西北走化林场，进入九凤山，快速回到洞阳观。

陆野直接走到杨思源房间说：“思源政委，情况不妙，敌人追来了。”

杨思源看见阿英说：“王老师回来了，赶紧坐。陆野坐下说。”

陆野说：“阿英老师被孝义警察关起来，我夜黑间半夜把她救了出来，走了一夜，到柳沟时天才明。获知敌人追了过来，快速抄近路赶了回来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敌人从哪个方向来？”

“从化林场村进山。敌人爬山过岭，盲目进山，一来路途疲累，二来不熟悉地形，我们在树林里埋伏，先打他个措手不及。”

陆野与杨思源说话间，白钟林进屋，陆野说：“钟林，赶紧去集合部队，迅速到山口迎敌。”

白钟林立即出了门。

野鸽子听说陆野带着阿英回来了，赶忙风风火火地跑进来，笑哈哈地说：“阿英妹子，你来了，还是陆野哥的魅力大！”

陆野说：“鸽子，别开玩笑。阿英老师是我在西宋庄警察局临时关押处解救出来的。没时间和你多说，你把阿英安排到你房间后，赶紧集合部队。钟林已出去，你也赶紧带上阿英去吧。”

野鸽子感到事态紧急，拉着阿英的手，大步出了门。

野鸽子安顿好阿英，赶忙跑到洞阳观院子，此时，部队已集合完毕，杨思源、陆野已站在队列前。陆野说：“我们转移到洞阳观，没想到敌人会尾随追来，现在敌人已行到化林场山口，准备进山。我们待敌人进入深山后，一中队在山坡左侧，二中队在山坡右侧隐蔽，待敌一个连队进来后，两侧山坡一齐射击，狠狠打击敌人，而后发起冲锋，灭掉敌人一个连队。三中队由白钟林负责隐蔽在山坡一侧，待敌人一个连队进入一二中队的伏击圈后，三中队负责拦截腰斩后面的敌人，挑选四五个特等射手，让他们组成一个小组，从山林半山中横穿过去，打击敌人尾部，并专打敌人机枪手和指挥官，使敌人首尾不得相顾。各队明白不明白。”

战士们齐声喊：“明白。”

“敌人是我们的三四倍，大家有没有信心消灭敌人。”

战士们齐声喊：“有，有，有。”

陆野手一挥说：“出发。”三个中队成二列队形出了洞阳观，迅速向化林场山口方向行进。

部队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顺沟穿行，走到半沟，一中队、二中队埋伏在沟两边山坡，三中队继续向前走了二百多米，埋伏在沟的一侧山坡。白钟林带着李志良、野鸽子、柳常青、李天祥、郝金刚，隔三中队一百多米处设伏。游击队员隐蔽在树木背后杂草丛中，静静地等待着敌人的到来。

半前晌的太阳照在茂密的森林，散射下斑斑驳驳的光点。山坡森林里，各中队机枪手在树旁迅速架起机枪，所有的战士也举枪瞄准了沟中小路。他们从树枝的缝隙里往外瞭望，能够看见沟中蜿蜒曲折的小路，他们不时说几句话，小心地拨开树枝，聚精会神地盯着沟里的动静。

陆野的一中队埋伏的山坡直对着沟谷，视野相对开阔。等了好长时间，陆野等得心里烦躁，大声骂道：“这狗日的赵营也是腌不死煮不烂，我到化林场他还不见准备进山，我回到洞阳观带队折回半路，就准备这狗日的影子。”

宋兴平说：“陆队长，敌人肯定是怕中埋伏才走走停停，故意拖延时间。”

陆野说：“也可能是在化林场村吃过早饭才行动。”

宋新平说：“别说话，敌人快到沟底了。”

陆野说：“兴平，你看见了？”

宋兴平说：“没看见人，看见沟里飞过一群鸟。”

陆野说：“明白了，鸟群飞过，一定是有人惊动。别说话，准备战斗。”

陆野一说，战士们静静地蹲在树后或草丛，端起枪，对准沟里。一袋烟的工夫，敌人的先头部队已气喘吁吁地走到沟底。陆野看到先头部队全部进入伏击圈，大喊一声“打。”所有的战士瞄准沟里的敌人射击。一中队枪一响，二中队对面山坡上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，顿时沟里的敌人死伤大片。陆野看到后续敌人没有跟上，就知道是三中队已截住了敌人，赶忙指挥一、二中队从两侧山坡向沟里冲去，除去少数几个士兵逃跑外，一个连剩下二十多人全部做了俘虏。

三中队在一二中队打响后，迅速用密集的子弹射向沟里的敌人，把一个营的敌人拦腰截断。敌营长慌忙命令迫击炮排向山坡发射炮弹，白钟林透过树林看到敌人在沟边一侧架设迫击炮，赶忙指挥李志良、野鸽子、柳常青、李天祥、郝金刚瞄准敌人炮兵射击，五六个拿炮弹的敌炮兵被白钟林带领的特射组射死倒地，当即毙命。敌营长气得嗷嗷直叫，迅速调来两挺机枪到炮兵阵地前掩护炮兵，机枪疯狂地对准山坡特射组隐蔽的树林扫射。白钟林赶忙向前移动，避开敌人火力，和野鸽子同时举枪瞄准机枪手，两支枪同时击毙了两个机枪手。六个人迅速瞄准敌炮排射击，一个排的炮兵伤亡过半，龟缩在沟崖底一动不动。敌营长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，挥舞着手枪让士兵向山坡不停地射击，子弹在树林里嗖嗖地飞着，白钟林、野鸽子他们不停地在树林里变换着方位，找准间隙射杀敌人。

一中队二中队消灭敌人一个连队后，留下五六个战士往洞阳观押送俘虏，两个中队分头进入半坡树林，向三中队靠近。三中队正与敌人打得不可开交，沟里敌人的火力很猛，压得三中队战士抬不起头。一二中队到达三中队隐蔽处，立即向沟里的敌人开火，敌营长看见游击队火力大增，且损失了多半个炮兵排、一个连的士兵，怕继续打下去损失更大，当即下令边打边撤，退出半沟，到化林场村稍事休息后撤回孝义城。

敌人撤走后，陆野指挥游击队下到沟里快速打扫了战场，前后缴获枪支百余，子弹两千余发，胜利返回洞阳观。杨思源政委对俘虏进行了一番教育后，全部释放。

赵营撤出九凤山，陆野、杨思源料到敌人不会善罢甘休，除去每日练兵外，派出李天祥、郝金刚打探敌人在汾军公路及根据地的活动情况。五天后，敌军浩浩荡荡开进了离石、中阳、吴城、王营庄都设有敌人哨所。半后晌，二人回到洞阳观，向陆野、杨思源报告敌情。李天祥说：“八月初，阎锡山从大连秘密返回山西老家河边村，发动亲信及旧部‘倒商’，扶植心腹徐永昌上台，执掌山西军政大权，担任国民党山西省主席、晋绥军政总司令，驻扎山西各派军阀之间矛盾暂时缓和，形成一致反共局面。赵营在九凤山白马仙洞惨败的消息传回省府，主席徐永昌恼羞成怒，大骂晋西游击队猖狂、赵营无能，当即派了一个

师、一个炮兵团和地方武装万余人，气势汹汹地开往晋西，妄图一举‘剿灭’晋西游击队。敌军推进到吕梁山边沿，在高山、路口遍设哨卡，步步进逼，重重封锁。目前，赵营和孝义警察局再次进占西宋庄、辛庄一带，敌万余人已开进到根据地边沿，王家池、九里湾、任家塔、田家会、交口、金罗等地都有驻军，王营庄、吴城新设立了哨所。”

陆野说：“每个哨所有多少人？”

李天祥说：“二十来个人，大概是两个班的样子。”

陆野说：“趁敌人立足未稳，先打掉这两个哨所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会暴露我们行踪的。”

陆野说：“敌人已经知道我们在九凤山，搜山是迟早的事，我们与其坐以待毙，倒不如主动出击，灭灭敌人的威风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说说你的想法。”

陆野说：“一中队由我带领，袭击吴城哨所，二中队由白钟林带领，袭击王营庄哨所，三中队由你带领在洞沟沟口埋伏，接应一二中队。天黑行动，速战速决，灭掉敌人哨所，迅速撤回山里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那就赶紧部署吧！”

陆野立即叫来白钟林、李志良、马利民、牟荣清进行部署，陆野说：“敌人已出动万余人来围剿我们，部队已开到了根据地边沿，并在沿途高山路口设立哨所，企图困死我们。敌人在九凤山外围路口吴城、王营庄设立了哨所，我们必须趁敌人立足未稳，拔掉这两个哨所。今黑夜袭击，一中队由我和李志良带领行动。二中队由白钟林带领，袭击敌人哨所，成功后，迅速撤回山里。三中队在洞沟沟口埋伏，接应一二中队。吴城离洞沟较远，天黑后，一中队率先出发，一个时辰后，二中队再出发。”

陆野部署完毕，各中队分头准备。

夜幕降临，幽幽幽蓝的夜空点缀着无数的星星，黑夜笼罩着茂密的树林，树林远处碧绿的叶子此刻已变成一片黑点，树林深处有窸窸窣窣的动静，不时传来一阵蛙声和鸟鸣。陆野带着一中队穿行在沟谷之中，出了沟谷，沿公路迅速向吴城行进。

部队走到吴城村口，村里的狗叫了起来，走到原巡缉队敌哨所驻地附近，陆野恐怕惊动敌人哨兵，让战士放轻脚步。到街口哨所跟前，陆野让战士们隐蔽在房后巷中，他带着野鸽子在巷口观察岗哨情况。哨所门口、院子里各挂着一盏马灯，两个门岗背枪倚在墙上打盹。陆野低声对李志良说：“我和野鸽子去干掉哨所门口两个岗哨。我们得手后，你迅速带着大家冲进院子，分头打开房门，俘虏敌人，缴获枪弹。”李志良点了点头说：“好。”

陆野说罢，和野鸽子一左一右猫着腰轻手轻脚走到门口，快速两步跨到岗哨背后，右腿突然插入两腿间，左手迅速拧着岗哨的头，右手的手刀抹了岗哨的脖子。两个岗哨一声未吭，倒地身亡。李志良见陆野、野鸽子得手了，忙招呼巷子里的战士冲进院子。陆野、野鸽子冲到边窗，野鸽子班的战士紧紧相随，野鸽子一脚踢开边窗门，敌班长被踢门声惊醒，一骨碌翻身坐起，顺手在枕头底摸出手枪，对准陆野、野鸽子眼疾手快，一枪击毙了敌班长，其余六七个敌人乖乖举手投降。战士们迅速摘下挂在墙上的枪支，押着俘虏走到院子。陆野他们刚到院子里，李志良带着李天祥、郝金刚班的战士也押着俘虏从窑洞中走了出来，陆野对俘虏们进行了一番教育后连夜释放。

野鸽子噘着嘴说：“好不容易逮住敌人，你一句话，说放就放了。假如这些人回到部队，回头再打我们，这不等于放虎归山吗？”

陆野说：“这些人都是穷人家子弟，当兵主要是为了吃粮，还有一些是抽丁抽去的。我们释放后，大部分人会想法子回家，即使有个别人再回到原部队，也不会专门瞄准打红军，至少说，可以给我们当个宣传员。”

李志良说：“鸽子班长，没必要担心几个俘虏。如果在战场上碰上俘虏兵打我们，你就可以发挥神枪手的作用，往他们要命的地方打。”

陆野说：“赶紧走吧，我们还有一个多时辰的路要走，杨政委带着三中队还在洞沟沟口接应我们。”

一中队全体整装，沿公路向洞沟方向行进。返回洞沟沟口时，已是深夜，二中队已提前回到洞阳观，沟口留下了打斗过的痕迹，还有一股股的硝烟味道。杨思源带着三中队还在沟口山坡等候接应陆野他们，他蹲在山坡树林里，隐约看见一中队背着缴获来的枪支进了沟，赶忙和牟荣清招呼队员，迅速走下山坡。杨思源看着战士们满载而归，高兴地说：“大家辛苦了。回洞阳观休息。”